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5.018

汨罗湘语的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干” 及其语法化路径^①

陈山青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湖南汨罗湘语“干”可充当完成体标记,表示动作消极性完成,后带多量时间成分,协同表达完成及消极义。“干”由消失义过程动词经动相补语阶段虚化而来,其消极义由动词本身的消极结果义滞留所致。“干”的语法化路径与东南部方言消极性完成体相同,它们的演变具有规律性,可为其他方言同类语法成分的来源探讨提供支持。

关键词:汨罗湘语;干;消极性完成体;语法化;消失义动词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137-06

湖南汨罗湘语(所记为长乐镇话,笔者母语)中的“干[_ckuŋ̃]”主要有四种用法:除了用作动词、形容词、动相补语外,还充当完成体标记,后者如“他吃得饭冇事,在我里坐干几个钟头正走(他吃了饭没事,在我家坐了几个钟头才走)”。此句中,粘附在动词“坐”后的“干”就是个完成体标记,伴随消极义(普通话无对应成分,只能译“了”,但“干”不等同于“了”),后面不能再出现其他体貌助词,无可能式,我们称之为“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关于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学界已有相关报道,如江淮官话扬州方言的“得”^①,赣语安义方言的“呱”^②,西南官话华容方言的“哦”等^③。

“干”在共同语中只作(动词化)形容词和副词,充当体标记的成果学界还未曾见到。汨罗话“干”表消极完成的现象,值得探讨。

一 “干”表消极性完成

“干”粘附在单音节持续动词上,需带“多量时间成分”,构成“V+干+O/C”格式,充当并列、连贯句中的分句,另一分句则陈述相关动作事件所

产生的不好结果或观点,消极评价意义明显。以言语时间为参照,“干”只与已经发生和完成的动作相关联。因受句法环境所限,“干”的使用面不宽,不过出现频率很高。

下面先看宾语中含多量时间成分充当修饰语(浪线部分)的句子:

(1)栽干半个月个树,只活得几根。
(栽了半个月的树,只活了几棵。)

(2)老五读干八九年个书,一封信写不正事。(老五读了八九年的书,连一封信都写不了。)

(3)三爹种干一世年个田,冇享一天福。(三爷种了一辈子的田,没享一天福。)

“干”附着在动词“栽”“读”“种”上,除了表示动作完成、不再持续外,还含有栽树、读书、种田时间很长的意思,以分别引出只活几棵、不会写信、没享一天福的不如意结果。例中浪线部分在表述客观时量的同时,都含有主观上的多时量义,与后面分句所述不如意结果形成反差,以增强

① 收稿日期:2018-0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Y017);汪涵资助项目“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100)

作者简介:陈山青(1968-),女,湖南汨罗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影视语言文化研究。

①张其昀:《扬州方言“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得”》,《中国语文》2005年第5期。

②万波:《安义方言的体》,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82-83页。

③范彦:《湖南华容话完成体标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干”的消极意义。

再看多量时间成分充当补语的例子:

(4)我在门槛站待干一当,她正来开门。(我在门前站了一阵,她才来开门。)

(5)个只伢嘞好喜欢哭,昨夜里硬哭干一夜。(那个孩子很喜欢哭,昨晚啊哭了一宿。)

(6)他站哒我里讲干好久正走。(他在我家讲了很久才走。)

同样,这三例“干”除了表示“倚(站)”“哭”“讲”的动作完成且不再持续外,也都含有动作持续时间很长的意思,与分句共同表露说话者的不如意情绪。

“干”通常只出现在消极语境中^①。上面6例中,“干”所附动词除“哭”本身带有一定的消极义外,其他5个“栽”“读”“种”“倚(站)”“讲”都不带。可见,“干”的消极义并不是动词赋予的,而是自身所固有。需要指出的是,“干”的虚化程度不高,仍留有实词“逐渐耗尽”的过程义在里面。

“干”附着的是持续动词,多量时间成分表明动作持续过程长,动作完结的参照则是时量完成的那个节点。换言之,时量的持续、完成与动作的持续、完成是同步的。这与长沙话带量(成分)完成体“咖”的情况相同,“咖”表整体完成,……整体完成态表达的是动作以及动作的量在说话前已彻底地完成^②。汨罗话里,多量时间成分要重读,目的是增强“干”的消极意义。如果将这些多量时间成分换成常量时间成分,譬如例(2)、例(4)说成“*读干两年个书(读了两年的书)”“*倚干半分钟(站了半分钟)”,就不合法。同时,也不会产生消极义。概括起来,多量时间成分所起的作用是:确定动作完结的时间节点,协同“干”表达完成义;强调“干”的消极义。这说明,体不仅跟动词有关,还跟整个事件有关^③。

由上分析得出,“干”表示动作完成,具有消极义,是一个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具有体貌助词性质,但还不典型,原因是语法化程度不高。“干”的消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身带有消极义(与语法化来源有关),二是只出现于消极的

语境。“干”的体意义与过去时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只出现在已然句中。

二 “干”与完成体“开”的比较

除了“干”外,汨罗话完成体标记还有一个“开[·k^ha]”。两者相同之处是:都表完成,都要带多量成分。不同之处是:“干”表消极性完成,所带多量成分限于时量;“开”表完成,不分消极积极,量范围要宽,包括物量、动量和时量^④,如“我吃开三个菜(我吃了三个菜)”“他讲开两三回(他说了两三次)”“屋做开半个月(房子盖了半个月)”。上面第1节6例中的“干”都可用“开”换说,字面意思相同,但附加意义有别。例如:

(1)栽干半个月个树,只活得几根。

(栽了半个月的树,只活了几棵。)

(1')栽开半个月个树,只活得几根。

(栽了半个月的树,只活了几棵。)

(4)我在门槛站待干一当,她正来开门。(我在门前站了一阵,她才来开门。)

(4')我在门槛站待开一当,她正来开门。(我在门前站了一阵,她才来开门。)

“干”更强调动作持续时间之长,消极义非常显豁,主观色彩明显。“开”则相对客观一些,因为本身不含消极义,只是用于消极语境中。所以“干”还是不能被“开”所取代。

倒过来,在带多量时间成分的条件下,非消极义句中的“开”不能用“干”替换:

(7)a.他好认真,做开一天个作业。

(他很认真,做了一天的作业。)

b.*他好认真,做干一天个作业。

(8)a.爹爹在株洲住开两年正回来。

(爷爷在株洲住了两年才回来。)

b.*爹爹在株洲住干两年正回来。

例(7a)、例(8a)分别是积极、中性义语句,将“开”换为“干”成为(7b)(8b)后,说法不成立,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干”具有消极性。

以上比较可以进一步确认,“干”是一个有其特定使用环境的专表消极性完成的体标记,与

①“干”也有极少数非消极义用法,如“他今日忙干一天,冇歇一下(他今天忙了一天,没休息一下)”。

②伍云姬:《长沙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载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③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④陈山青,施其生:《湖南汨罗方言的体貌助词“开”》,《方言》2015年第4期。

“开”同属完成体范畴,但不能被“开”所取代,在汨罗方言体貌系统中的地位不可或缺。

三 汨罗周边方言中的“干”

据我们调查,“干”并非汨罗方言中的独有现象。与汨罗邻近的长沙市(东边)、长沙县以及浏阳市、平江县等方言中的“干”也存在体标记用法。这些点均在湖南东北部,分布上连成一片^①。

长沙市(芙蓉区黄泥坑)方言中的“干[·kan]”(材料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②:

(9)我吃干三个菜。(我吃了三个菜。)

(10)今日上午,李老师又把我骂干一顿。(今天上午,李老师又把我骂了一顿。)

(11)我在门口站干一阵,她才来开门。(我在门口站了一阵,她才来开门。)

(12)我下干班就回来。(我下了班就回家。)

(13)吃干饭哒。(吃了饭了。)

长沙县(青山铺镇梅素村)方言中的“干[·kan]”(材料来自笔者的调查):

(14)我吃干三只菜。(我吃了三个菜。)

(15)今日上昼,李老师又把我骂干一餐。(今天上午,李老师又把我骂了一顿。)

(16)我在门槛前站干一阵,她才来开门。(我在门口站了一阵,她才来开门。)

(17)我下干班就回来。(我下了班就回家。)

(18)吃干饭得。(吃了饭了。)

浏阳市焦溪乡方言中的“干[·kā]”(李冬香教授提供母语材料):

(19)我吃干三个菜。(我吃了三个菜。)

(20)今日上昼,李老师又把我训干一餐。(今天上午,李老师又把我骂了一顿。)

(21)我在门槛站干一时,她正来开门。(我在门口站了一阵,她才来开门。)

(22)我下干班就回屋。(我下了班就回家。)

(23)吃干饭哒。(吃了饭了。)

平江三阳乡白箬村方言中的“干[_ckuən]”(张盛开博士提供母语材料):

(24)我吃干三个菜。(我吃了三个菜。)

(25)今日上昼,李老师又捉哒我断干一餐。(今天上午,李老师又把我骂了一顿。)

(26)伊本书我看干三日。(这本书我看了三天。)

(27)洗干净手正准吃饭。(洗了手才准吃饭。)

平江浔口镇也有“干[_ckuən]”,说法与三阳乡相近,举例略。

长沙市、长沙县和浏阳市的“干”不仅充当完成体(分别见前4例。带物量、动量、时量成分各1例,含连动结构1例),还能在“动+干+简宾”中充当实现体,如例(13)长沙市“吃干饭哒(吃了饭了)”,这是“干”继续演化的结果(世界上有些语言中的完成体会进一步演化为实现体,如缅甸语、刚果语、藏语拉萨话和汉语普通话(了)^③)。平江话“干”主要充当完成体,一般情况下宾语中要出现数量成分,即不能带简单宾语,如例(24)~例(26)。不过,例(27)却带了简宾,其条件是要出现在连动结构前半部。这四个方言点中的“干”不分消极积极。再回过头来看汨罗话“干”,其主要功能还是表消极性完成,与上面四地的“干”相比,语法化程度也是最低的,这与汨罗话中还存在另一完成体“开”有关。

^①陈凌教授(私人交流)母语江西省湖口县大屋陈家话“干[_ckəen]”有动相补语用法,如“其依一下输干了(他都输完了)”、“你依不把屋里扮干就不放手(你不把家里败光就不罢休)”,但还没有发展出体标记功能。

^②调查合作人信息:长沙市,谢良才,男,76岁,长沙市芙蓉区燕山小学退休教师;长沙县吴湘璇,平江浔口镇江梦婷,两位都是女生,20岁,均为湖南工业大学学生。

^③Bernd Heine, Tania Kuteva.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洪波、谷峰注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85页。

四 “干”的语法化路径及平行现象

(一)“干”的语法化路径

文首提到,“干”主要有四种用法:动词、形容词、动相补语、消极性完成体(另外,“干”还作构词成分,如“遭干(干旱)”“作干(浪费、可惜)”,这两个词也带消极义),它们读音同为“[_cku^h]

例如:

(28) a. 塘干₁开得。(池塘干掉了。)——干。动词,谓语

b. 他里今日干₁塘,要起鱼得。(大意:他家今天把池塘里的水弄干,要捞鱼了。)——使之干。动词,谓语

(29) a. 口里好干₂。(口里很干。)——与“湿”相对。形容词,谓语

b. 衣晒干₂得。(衣服晒干了。)——与“湿”相对。形容词,结果补语

c. 地扫干₂得。(地扫干净了。)——干净。形容词,结果补语

(30) a. 钱输干₃得。(钱输掉了。)——净、完、掉。动相补语

b. 衣换干₃得。(衣服换掉了。)——掉。动相补语

(31) 她一块衣左试右试,搞干₄一昼。(她一件衣服左试右试,搞了半天。)——了。完成体

例(28)的“干₁”是个消失义过程动词(属“消减义”小类),“(使)水逐渐减少以至消失”的意思,作谓语。据研究,有些单音节动词的自主用法产生的是预期的积极结果义,非自主用法出现的往往是非预期的消极结果义^①。依此看,(28a)的“干₁”是个非自主动词,表示池塘里的水逐渐干涸,带消极结果义;(28b)的“干₁”是自主用法,特意弄干池塘里的水捞鱼,产生的是预期的积极结果义。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下面动词化了的形容词“干₂”。

例(29)的“干₂”都是消失义形容词,意义与动词“干₁”紧密相连。不过,三个“干₂”的语义并不完全相同。(29a)“干₂”是非自主用法,形容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与“湿”相对),作谓语,带

消极结果义;(29)b、c中的“干₂”属自主用法,充当结果补语,带积极结果义,有可能式,如“晒得干/扫得干(扫得干净)”。其中,(29b)句“干₂”的基本意义同(29a),但仍含有动词“使水逐渐减少以至消失”义;(29c)是“使物体逐渐变得干净”的意思,与水完全脱离关系。结果补语是汉语体标记的重要来源^②。“干₂”充任结果补语,位置后黏着,加上语义范围拓宽,为进一步虚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例(30)的“干₃”都是动相补语,由“干₂”进一步演化而来。语义语境的泛化使“干₃”表示一种较虚的消失性结果义,相当于普通话“掉”,其后能跟体助词“得₂[_ɿtei](了₂)”,无可能式。这两个“干₃”的意义也存在细微差别。(30a)“干₃”还带点“干净/完”义(可理解为“钱输干净/完了”),但比(29c)的“干净”要虚,属非自主用法,消极结果义明显;(30b)“干₃”也还滞留“干净”义,但不能理解为“*衣换干净了”,也没有“完”义(*衣换完了),而只能是“掉”,属自主用法,带预期的积极结果义。可见,“干₃”仍存在消极与积极的分野。(30)a、b两例连起来看,语义漂白痕迹明显。

例(31)的“干₄”已演变为消极性完成体,后面不能带体貌助词“得₂(了₂)”,但虚化程度还是不高,只出现于带多量时间成分的语境。句中“一昼(半天)”字面上讲的是动作“搞”持续的时间长,实际还表达抱怨、责备等不如意情绪。例(28)-(30)中的三个“干”都有消极、积极两个方向的意义,至例(31)的“干₄”,只剩下单向的消极义。“干₄”可由完成体“开(了)”换说(附加义有别),但实现体“得₁[_ctei](了₁)”不可以。

四种共时层面用法的“干”语义上既有区别又一脉相承,可重构完成体“干”的历时演变路径:

干₁ 动词(干、使干)→干₂ 形容词
(干、干净)→干₃ 动相(掉)→干₄ 完成
(了)

刘丹青先生在考察东南方言体貌标记的来源及虚化轨迹时发现,体助词大都由实词经唯补词(动相补语)阶段进

①王楠:《单音节动词非自主用法与消极结果义》,《中国语文》2016年第2期。

②刘丹青:《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12页。

一步虚化而成^{①②}。汨罗话“干”的语法化模式可为此规律添加一个鲜活的实例。

从分析我们还看到,体标记“干”的消极义由动词“干”的非自主用法所产生的消极结果义演化而来。这是语法化规律中的保持原则在起作用,即实词虚化为语法成分以后,多少还保持原来实词的一些特点^③。

(二) 东南部方言中的平行现象

消极性完成体标记还见于吴、徽、客等东南部方言,它们走的是跟“干”一样的语法化道路。兹举几例:

吴语苏州话“脱”^④:

(32) 俚打碎脱一只碗。

(33) 俚做错脱一门题目。

语源:脱(“脱落”),动词>脱(“掉”),动相补语>脱,消极性完成体标记。

徽语祁门话“掉”^⑤:

(34) 家里个人一下少掉好几个。

(家里的人一下子少了好几个。)

(35) 渠个老子都死掉好几年着。

(他的父亲都死了好几年了。)

语源:掉(“掉落”),动词>掉(“掉”),动相补语>掉,消极性完成体标记。

客语连城话“撇”^⑥:

(36) 我寻撇佢三车都唔曾寻倒。

(我找了他三趟都没有找着。)

(37) 佢话撇半工人都还唔曾话清楚。(他说了半天还没有说清楚。)

语源:撇(“弃失”),动词>撇(“掉”),动相补语>撇,消极性完成体标记^⑦。

吴、徽、客语体标记“脱”“掉”“撇”的共有特点:粘附于单音节动词,主要表消极性完成,带量成分,语源是消失义过程动词,演化经过动相补语阶段,消极义来源于动词的消极结果义。

消失义过程动词“脱”“掉”“撇”大致分为两小类:因“脱落、掉落而消失”,如“脱”“掉”;因“丢弃而消失”,如“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产生消失性结果,带消极结果义;实义动词具有充任结果补语的功能(限于篇幅举例略)。

经比较分析,我们认为,汨罗话“干”是与“脱”“掉”“撇”特点、性质相同的体标记,语法化路径也与三者一致,都是消失义动词经由动相补语阶段虚化而来,属演变方面的平行现象(不过,“干”“脱”“掉”“撇”四者的语法化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具有规律性。

还要指出的是,国内外有些民族语言完成体标记的语源也是“弃失”义过程动词^⑧。国内如柯尔克孜语的 tafta-:“抛弃,扔”>结果体/完成体标记。国外如帕兰语(Palaung)的 pēt:“扔,完成”>完成体或完成体标记;朝鲜语(Korean)的 pelita:“扔掉”>完成体;日语的 sutsu(utsu,tsu):“扔到一边”>完结体标记^⑨。

五 结语和思考

汨罗话“干”是一个消极性完成体标记,粘附于单音节持续动词,后带多量时间成分,协同表达完成及消极意义。“干”由消失义过程动词经由动相补语阶段语法化而来。实义动词“干”本身含有消极结果义,致使其虚化为体标记后也滞留消极义。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演变具有强烈的共性特征^⑩。“干”与东南部方言消极性完成体的语法

①刘丹青:《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12-21页。

②刘丹青:《唯补词》,载《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刘丹青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237页。

③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

④刘丹青:《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18-19页。

⑤陈瑶,陈泽平:《祁门方言完成体标记“着”“失”“掉”》,载《第八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提要》,福建师范大学2016年,第16-17页。

⑥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176页。

⑦Bernad Heine, Tania Kuteva:《语法化的世界词库》(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洪波、谷峰注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10页。

⑧李云兵:《论坝那语动词的体貌系统》,《民族语文》2017年第3期。

⑨Bernad Heine, Tania Kuteva:《语法化的世界词库》(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洪波、谷峰注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09-410页。

⑩吴福祥:《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化路径相同,它们的演变具有规律性。

上文第4节我们还考察了东南部方言三种消极义完成体“脱”“掉”“撇”的用法和语源,证明“干”和它们是一组具有类型学性质的语法成分,其句法表现以及虚化路径所呈现的规律性可为其他方言同类成分的语源探讨提供支持。这里试以西南官话郴州市方言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呱[·kua]”为例(有些例句由欧洁琼博士另外提供)^①:

(38)我摘起的菜拔得强盗偷呱一半。(我摘的菜被小偷偷了一半。)

(39)他都离呱两次婚了。(他都离了两次婚了。)

“呱”也作动相补语,相当于普通话“掉”。例如:

(40)垃圾我丢扔呱地。(垃圾我扔掉了。)

(41)隔壁那个老人家死呱地了。(隔壁那个老人家死掉了。)

体标记“呱”的句法表现及语法意义跟“干”“脱”“掉”“撇”相同:粘附于单音节动词,表消极性完成,带量成分。同时,也存在动相补语用法。

郴州话中有个过程动词“刮”,是用刀把物体表面上的东西去掉或取下来的意思,属消失义动词(“去除义”小类)。它的非自主用法产生消极结果义,如“背拨她刮起出地血(背被她刮出了血)”“手拔刮起烂呱地(手被刮破了)”。

现重复“干”“脱”“掉”“撇”的语法化路径:

语源:干/脱/掉/撇(“消失”),动词>“掉”,动相补语>消极性完成体标记。

从语法化学说、平行发展机制以及语言类推原则推断,郴州话“呱”的语源应该就是消失义过程动词“刮”:

语源:刮(“消失”),动词>刮(“掉”),动相补语>刮,消极性完成体标记。

动词“刮[_ckua]”声韵读同“呱[·kua]”。“呱”念轻声,应是“刮”虚化过程中语音磨损的结果。

On Negativ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gan* (干) and Its Route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Miluo Xiang Dialect

CHEN Shan-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Gan* (干) in Miluo Xiang dialect can act as a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which shows the a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negatively. It has more time-quantity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end and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accomplishment and negativity coordinately.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gan* (干) derives from the grammaticization of negative verb and phase complement *gan* (干).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this perfective marker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the verb. The route of grammaticization of *gan* (干) is the same as the negativ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in the southeastern dialects. The evolution has regularity, which can provide supports for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ame kind of grammatical elements in other dialects.

Key words: Miluo Xiang dialect; *gan* (干); negative perfective aspect; grammaticization; negative meaning verb

(责任校对 钟丽)

^①欧洁琼:《郴州话的完成体标记“地”及相关问题》,《湘南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